

《分歧者》

如果不是電影《分歧者》在歐美上映，其同名小說作者維羅尼卡·羅斯 (Veronica Roth) 或許還不會被眾多國內讀者所熟知和關注。「22歲時創作的首部作品《分歧者》讓她一炮而紅，那時她還是美國西北大學的學生」——審視羅斯的簡歷，不禁使人聯想起國內的郭敬明、安妮寶貝、饒雪漫、步非煙等致力於青春文學創作的知名作家。

小說《分歧者》將故事背景設定在人類經歷戰亂劫後的「未來芝加哥」，就像許多經典的「反烏托邦」科幻小說那樣：2146年，人類社會高度進化、精密細分。一個充滿了未知和沒有詳細時代背景的世界，故事的主人公碧翠絲 (Beatrice) 就是生活在那樣一個看似合理、貌似完美的世界中，卻又不得不走上一條揭開蓋在「完美世界」黑幕的冒險之路……作者緊緊抓住作品角色「碧翠絲的選擇和奮鬥」，卻提綱挈領地牽動了時代的繩結，觸動所有願意移目於此的人。而從這部小說裡窺視和考察當下「美國青春文學」的創作脈絡，顯然是一個不錯的個案和機會。

文：潘啓雯

未來的「五嶽劍派」？

《分歧者》把人類的美好品德分解成五個割裂的元素，然後分配到社會公職中，並形成「五個派系」：抵制衝突與戰爭者組成「友好派」；抵制無知與愚昧者組成「博學派」；抵制隱瞞與包庇者創建「誠實派」；抵制自私與漠然者建立「無私派」；抵制膽小與懦弱者是「無畏派」。

每個派系都有自己所信奉的信仰和為人處世的態度，每個派系的成員的培養都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整個社會。因此，「五個派別」各司其職，相處融洽，共同維持着這個社會的平和；無私派產生了公而忘私的政府要員，誠實派貢獻了可靠又公平的法律精英，博學派善出智識豐富、聰明睿達的教師學者，友好派提供善解人意的諮詢師和護照人員，無畏派則隨時確保人們免受內憂外患的威脅。這也便極了金庸《笑傲江湖》裡的「五嶽劍派」：五派同盟、輪流做莊，共同維繫着所謂的武林發展與和平。

在「五個派系」的世界裡，每個青少年在16歲的「成人禮」之時，就是要離開家庭，根據自己的性格測試，選擇一個從此歸屬的派系。宛如「不在三界外，跳出五行中」的《西遊記》裡齊天大聖一樣，在那個「高度完美」的未來世界裡，也總是有一些人擁有多面人格特質，他們同時具備博學、友好、無畏等好幾個方向的潛質，這就是「分歧者」。而這種人往往被視為「社會威脅」（在那個未來世界裡，「分歧者」三個字代表了無法被社會定義、不被制度操控，更有可能是革命的代名詞），是社會統治者的忌憚對象，於是往往被打入「下雙角」或被清除。

碧翠絲在測試中，驚恐地發現自己是一個「分歧者」，她同時具備好幾派派賦的人——人生的「派系抉擇」和「認定」讓她百感交集而又令人「抓狂」。作者羅斯這一獨特設計和構思的用意，我們也許可以付度，藝術表現形式與故事內容及寓意的極大反差或衝突，足以產生非同尋常的激盪，予人們精神層面的震撼。

文學追憶我城

大部分讀者不讀純文學作品，如果硬要找一些理由的話，也許除了沉悶或沒娛樂性，就只能說與他生活的環境無關。關於前者，見仁見智；關於後者，有點類似閱讀外國文學時的陌生感。那些陌生的人名、街道和節日名稱，都令一般讀者萌生退堂鼓之意。可見，文學的在地感是多麼重要！而香港文學這個例子又是何等特殊，這座城市既被視為「中西文化的交匯點」，其文化諒必受中西方注目，可能是欣賞其文學的讀者又局限在這座城市之內。有了這些想法，我們在閱讀陳智德的《地文誌》時，大概不會以為這只是一本文學鉤沉的著作。

的確，雖然作者的專業是文學鉤沉，但《地文誌》並不滿足於此，陳智德矢志將自己的文學經驗與香港文學的「記憶所在」（借用法國史學家諾哈的概念）重疊於此書的時空中。這種做法既是對香港文學的鉤沉，也是對自我創作的回顧和評價，當中有《抗世詩話》的左翼精神貫通其中，這或許意味著文學並不是中立的，不過這又是因為文學是活生生的，也不能迴避對不同事物的摯愛、失落，和抗爭的回憶。

全書以民國初年前清遺老遊歷宋王台時題寫的舊體詩開始，饒具歷史味道的序幕展開了，這是回溯歷史上的早期香港（香港開埠以後就是晚清了），也以前清遺老、宋王台對比香港文學本身的定位：這是一種遺民的書寫，是南來遺臣、難民與北方統治權威相抵抗的象徵，這就暗示香港在中國文化脈絡中的對抗位置，它源於傳統及權威在中原的失落和流散。九龍城寨也是這樣一種標誌，這塊土地屬於一個不再折返的朝代，卻在殖民地政府有意無意的忽略下，成為一個三不管地帶，大量南來難民聚居於此。至於附近曾經存在過的啟德機場，則又負載着往昔九龍的城市記憶，機場的搬遷意味着舊事物怎樣在城市發展中逐一消滅。同樣屬於舊時代記憶的調景嶺，卻是舊政權一代人南來墾殖的「眷村」。

作為詩人，陳誠（陳智德筆名）展現香港地區記憶的方式是訴諸感官，在王德威的序言中，這種筆觸是一種「抒情考古」，但作者對於九龍城、維園、北角、旺角、高山劇場的記述不單擁有豐富的感官經驗，也有將這種經驗化成詩歌的文字，如《白影》中的九龍城，還有作者以自己的《北角之夜》與馬博良的《北角之夜》，還有也斯的《北角汽車渡海碼頭》相對比。在不同的地方，因為作者的經驗有所不同，所以作者審視地方的角度也有所不同，例如九龍城是作者童年成長的地方，附近的啟德機場負載了朋友移民前的離愁別緒，亦摻雜了前清遺老和徐訏的懷鄉之思和追昔之情。高山劇台則是作者與一眾同時代人接觸地下搖滾音樂的聖地，那種情感肯定更屬於一代人的內在記憶。舊稱芒角的旺角，則令作者記起一位住在芒角艇家的朋友。而屯門嶺南大學所在的虎地，在集體歷史方面令人想起越南難民問題，而作者卻在嶺南大學任教時，曾到附近的墓地考察，作者談及虎地時比較多追述他在嶺大時所做的研究。

既有個人成長史為經，就有相關的文學作品為緯，作者寫維園時引用李金鳳《公園中的哭聲》、辛其氏《紅格子酒舖》和鍾玲《記一九七二年大水》等小說片段，以重構七十年代維園的保釣運動。為甚麼文學作品能發揮歷史書寫的作用呢？作者在名為《歷史和它如果存在的真實》中試圖回答，事實上，維園保釣運動也不大可能藉着官方記錄來呈現真相，如果小說是作者對其參與活動經驗的記錄的話，那麼即使那是片面的記錄，也很可能反映歷史現場的。香港作



維羅尼卡·羅斯 網上圖片

社會懼怕「分歧者」

對青少年來說，他們最初熱心於分類自己，其實是為了找到同類，找到自己的屬性；而對統治者來說，分類則是為了控制和高效運轉。社會懼怕「分歧者」，那是因為他們無法明確歸類，將給社會帶來動盪不安。這就像成人懼怕自己內心無法歸類的部分，它攪擾日常秩序，但又無法割捨。「派系制度的精妙在於剝奪成員的獨立意志」——由此，碧翠絲違心地選擇了「無畏派」，並開始了漫長的訓練和「闖關」，奮鬥成為合格成員，但她依舊保留着無私、誠實的品格，並充滿對和平的嚮往。

碧翠絲在為自己抗爭的同時，也不斷地向那個看似完美的荒謬世界追問「我是誰」、「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」、「是什麼讓我成為分歧者」、「為什麼分歧者不能在這個社會中存在」……她和導師順便發現了「博學派」企圖顛覆國家的陰謀然後保衛了國家，也順便推翻了國家可以依靠「五類劃分」而運轉的理論基礎。

弔詭的是，小說此種充滿人性和哲學化的明喻，且切近虛構與現實而又溢個性的表達，也帶給了人們反思的機會：人與人之間，不怕有分歧，而是怕因為分歧不能共生，從而導致衝突，製造悲劇。觀念、立場、文化、價值等不同，本來就應該是一個多元化客觀存在的常態，問題是，現在很多人偏偏要像小說《分歧者》呈現的那樣，把人固化定格在某個派系之上，通過給人貼一個標籤，來成為另一個有着不同特質人群的靶子。這種悲劇最大最集中的體現無疑就是「文革」。而在當下，無數人在成長過程中，也都會步入「分歧者」的行列，他們同樣會遭遇傷害與毀損，有時體現得比較顯性直接，有時會隱性漸入，但最終也還是在將太多人的命運推向一個逼仄的空間。



《分歧者》。維羅尼卡·羅斯著，巫明達譯；四川文藝出版社、華夏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

「派別遠重於血緣。相較於家庭，派別才是人們唯一的歸依，但是否真的如此絕對呢？」作者羅斯的這一追問，或許也是所有人的追問。其實，不能寬容「分歧者」的人，本身就是狹隘的、自卑的、自私的。這樣的人和社會注定也會被拋棄。西班牙著名詩人費德里科·加西亞·洛爾迦 (Federico Garcia Lorca, 1898~1936) 曾言：「如果我得沒有自我而生活，我希望失去你。」然而，在現實生活中，我們又注定無法獨自生活在孤島上。在此種情況之下，就像現代著名學者胡適說的那樣，「容忍有時比自由更重要」。換言之，如果無法正視分歧，無論是自我的還是社會的，表象的「完美世界」或許都將被證明是一場虛偽自欺。

在此種意義上，《分歧者》未嘗不能提供對當下青春文學創作的一些啟示：緊貼現實的題材也好，回顧歷史或穿越歷史的題材也好，抑或是對未來的架空虛擬和想像亦無妨，均須有深厚的情懷灌注其中，附以高妙的藝術表現手法，方有傳之彌遠的好的文學作品。

書評

文：彭靄青

書名：《地文誌：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》
作者：陳智德
出版：聯經（2013年11月）

家總是懷着一種記錄當下時空的使命感，就像作者談到調景嶺時引用鍾玲在《玫瑰念珠》裡說的話：「要理順它，要理順它。這兒。那兒。千頭。萬緒。」因為「要理順它就是尋求歷史的真相」。鍾玲最後說道：「時光中無法摧毀的糊狀物，終於凝固為形狀不一的物質，成為心靈中，易碎的珍愛物。」這可能道出了所有試圖重塑時空的作家共同的心聲。

對於這一信念，作者冷冷地回應道，歷史不因懷舊而顯露，卻因懷舊凸顯其消逝。如果因為事物總是流變、更迭的，那麼文學（若真的有一種目的）就是凸顯出業已消亡的事物，而對於香港的書寫，事實上都是追憶或哀悼在它身上已死的部分。那麼我們將要另一個問題：那麼多的事物隨時光往而而逝（或流變），我們怎樣知道哪些才值得被記錄，或會被後人重視。這完全是專屬於個人的情感和記憶，興許會在時間的長河中被淘汰。譬如作者在上卷《破卻沉陸：從芒角到旺角》一章和下卷都提及不少二樓書店，對香港人來說，可能更是專屬於文化人、讀書人、學者、知識分子和作家的獨特記憶，裡面提及到的人物，如青文書屋老闆羅志華、貽善堂人甚至東岸諸君子，都像某種不為人知的掌故。也許，當我們欲以屬於個人或少數人的文學，建立對於我城的記憶或懷念時，總是只能找到專屬於個人的故事。從宏觀角度來看，這種「抒情考古」未必能取代歷史的位置，但它總能在歷史書寫的權威以外，更有人情味地填補闕如的部分。



香港地區的文化史、歷史、文化人物史、地方之地理與社會的觀察、現代之島的文藝創作、香港的今生今世。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明治維新的國度

作者：宗澤亞
出版：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



本書通過日本所藏的檔案文字和圖像資料，向讀者系統、全面地介紹了日本於1860年代開始進行的明治維新運動。讀者除了可了解明治維新和近代日本，還可用之對比中國同時期的洋務運動，有助認識和反思中日在近代化歷程中所存在諸多差異和巨大差距。書中材料翔實，更收入千餘幅珍貴圖片，結合解說文字，有助讀者對明治維新有更客觀和理性的了解和思考。

瑪嘉烈與大衛的最初

作者：南方舞廳
出版：香港人出版



知名 Blogger 南方舞廳，曾於商業電台、廣告公司任職，擁有個人網誌「我們不是天使」及路訊專欄《我們不是亦舒》，包羅世情萬觀，以拆解感情經絡，造福天下有情人為目標。本書中，七十多個愛情短篇記載戀愛的最初。主角瑪嘉烈和大衛是他們也是你和我，是你我感情生活的寫照。作者聽來借來偷來大量愛情體驗，重組建構戀愛意慾，讓讀者感覺戀愛氣息。

破格思考—從古今大師如何突破說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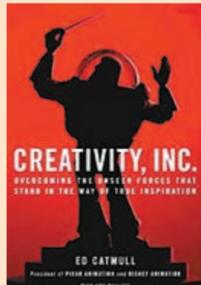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陳載澧
出版：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



一般人以為數理成績好的人總是欠缺一點新意。陳載澧博士則證明，只要靈活運用左、右腦，定能達致創新。陳載澧是一名物理學博士，曾任教大學數學系。同時，他活躍於文化藝術圈，曾任香港話劇團顧問、導演、翻譯等多個崗位。他更為大學創辦通識教育計劃，甚至於戲劇學院教授創意寫作。在本書中，他介紹愛因斯坦、畢加索、楊振寧等人的思維方式，更將自己在科研、戲劇和教育三個領域的經驗共冶一爐，分享創意思考的技巧。

Creativity, Inc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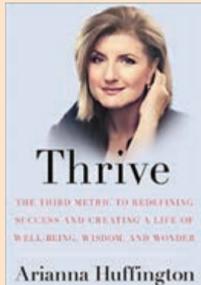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Ed Catmull、Amy Wallace
出版：RANDOM HOUSE INC.



如何管理一個偉大的創意文化？從1995年《玩具總動員》開始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就用故事、角色讓觀眾認識一個3D動畫打造的虛擬立體世界，不斷予人夢想、希望和感動。皮克斯幕後推手、現任總裁及創始者之一 Ed Catmull 將在本書中告訴讀者，他如何帶領他的團隊實現夢想；他認為「優質的人才，好的故事同樣重要，創造出這樣一個支持有才華的人，並且鼓勵他們互相支持的環境，是每位領導者其責無旁貸的首要任務。」

Thrive

作者：Arianna Huffington
出版：HARMONY BOOKS



《赫芬頓郵報》(The Huffington Post) 是美國著名的新聞匯集網及新聞部落格，每月造訪人次會超過老牌的《紐約時報》，並在2012年獲得普立茲新聞獎。《赫芬頓郵報》的創辦人 Arianna Huffington 是成功的職業女性、紐約時報百大人物。在本書中，她反思成功的定義，以誠懇的口吻道出自己兼顧家庭工作所面對的種種難題，以及頓悟的過程。她援引心理、運動、睡眠及生理學各個領域的最新科學研究，告訴我們如何為文化、思想、職場、生命帶來新一波革命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pp@gmail.com